



隱秀軒文藏集目錄

墓志銘一

明茂才私謚文穆魏長公太易墓志銘

明奉政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春

宇蔡公墓志銘

民部郎少溪祝公墓志銘



隱秀軒文藏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墓志銘一

明茂才私謚文穆魏長公太易墓志銘
魏長公生與余齊年爲今上甲戌歲卒之
歲則今年戊申余喪長男肆夏之秋也長公
未死前數日手差次其所爲詩竄改幾十二

三屬續之夕猶呼筆塗乙數字而後絕爲一
紙書遺其尊人榮期公曰必鍾子也志我墓
者狀則譚子可傳則竟陵譚子可志稱明茂
才魏長公太易者長公所自題文穆則其友
私謚之余惟長公幼清蚤譽高才竒骨爲一
時聞人年二十四始得稱諸生稱諸生十年
精其業未嘗施眉目於諸生間又必奪其諸
生而後使之得死則諸生之能虐長公而長

公之讎之必矣差得志於詩志長公墓者宜
曰明詩人魏長公太易墓自題不當若是或
以爲亂命余思長公命無亂者何獨亂於所
自題自題云云者明其爲太易而獲此稱以
死長公蓋自嘲自傷云爾於是因之爲魏長
公太易墓志志曰長公姓魏氏京山著姓名
象先字太易父榮期諱某母唐孺人先世祖
政生敬敬生鷹封文林郎鷹生某以進士爲

西安令榮期公其中子也公之官西安以中子及其婦從長公生西安邸有異徵西安公固奇之學弄膝語知爲俊物稍長就外傳目所過書十行輒了子所弄文三又必就出應童子試文經奇李太史大異焉而異焉異日當以文鳴世一時承譽爲而君其時隱然有自爲一太易意雅不盡欲以齒牙累先達而余時亦以童子出應有司試聞京山有魏

家郎君者藉藉若是欲一觀其曲折能吞菘有問也其年君以母唐孺人喪罷試越數歲丁酉余爲諸生倦矣而君尚自如然其文畜日富力日厚法日益老陸太史敬承西安公故雅游也讀其文大喜以爲有祖之風移書辭觀察此子賢者廉吏子孫而楚督學熊公亦自知君乃辟茂才移置郡學久之與其邑王謝譚爲黃正社工苦爲諸生業兼稱詩債

其邑中忌者思有以中之已亥流言起飲章
蜚語口聽耳傳一夕而徧欲脅以衆怒爲危
禍且敗其名蓋從古庸劣險人中功臣必以
反中文士必以口業與無行以爲竭澤之漁
久之成習而其語毒穢相半多不可聞聽者
亦且倦久之論定明年其同社生試於有司
皆高等忌者以前事漫漫無纖介損反用以
起其名計益詘而君試獨不前明年余與君

以諸生入郡都試同舍乃得與君論詩語次
及明詩余卒然曰明詩無真初盛而有真中
晚真宋元又曰近日尸祝濟南諸公親盡且
桃稍能自出語輒詫竒險自我作祖前古所
無而不知已爲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見大
曆前語多長慶後語少忘其偶合以爲獨創
然其人實可與言詩君絕歎以爲竒快其後
各罷去而詩時時相示癸卯君辟應楚鄉試

罷歸益墨墨不自得而恒快於詩君秀羸不
勝衣至其吟誦寒暑晝夜不倦初年法峻格
嚴其於漢魏六朝三唐語各肖其神各不相
借晚益顛倒淋漓老放曷更無不如意往往
自托於長慶世或指長慶爲太易易知其用
釋爲老用險爲穩用凡爲竒用亂爲整妄以
不必爲我式而能爲我用而太易亦自厭今
之爲僞初盛者思易以真中晚用雜霸治之

聊以矯俗玩世通其壘塊之氣橫佚之才真
率瀟散之趣要其頓挫沉鬱居然自有一太
易世自覲面遇之而轉盼失之戊申春余與
譚友夏過京山讀君詩詫其境地如此似有
晚年意各相驚歎罷去忽太易得羸疾學使
者檄徵郡邑諸生趣入試人或勸君姑病免
需後舉而君自念齒至矣惡以病不能應試
傷尊人心輿疾就道試日委頓作字不中程

文亦憤焉自放主者守文竟用下考放其諸
生事聞遠近大駭而同心慮其病憂之甚余
乃手削牘奏記主者多不載書奏不報君亦
病無意復爲諸生歸作七言律二十章自廣
日六等吟悲憤謔浪嬉笑痛哭共四而呈同
口而出嶮崎怪謫有溫李舌橋汗下所不敢
道者今秘不傳而病日進不衰竟不起欲作
臨終詩不能索少弟孫雪居一畫扇爲殉君

少負絕才絕情世多以文士薄習意之而妬
者計謂被以挑達輕狂之名沿飾相類無微
而信不郵而傳是以有己亥事而君實清謹
深淳至性孝友事繼母田二十年得其歡獲
親信友無間言卯翼二弟過於父師乘居獨
處口不及俗朋輩語涉凌雜及人臧否正色
止之初余度前口語語事或自招婁以此墨
試太易不能得平生取予廉無雜交雅重識

檢予見太易手定稿本人間酬贈非其人
被汰或遂削其詩亦以此取怨而太易有重
名足以怵利齒兒不敢動總之世不能分太
易才而不能不欲分其名不能重太易才而
不能不借其名以爲重以故世之妬太易與
慕太易者不必皆以其才而皆以其名太易
兩娶婦輒死甲午娶於譚卽郡丞完女戊戌
卒有女一人聘譚君如絲子結譚君卽狀太

易者郡丞長男也已亥娶於田丁未卒有子
一人名繩生未聘君卒戊申某月日距其生
甲戌某月日年三十四耳人惜太易年不能
展其才才不能展於用余以爲天假太易年
其所失職於世者必不能減于三十四年以
前而無諸生累差獨閒卽所得志於詩者不
能遠有加于三十四年以前而得壹意爲詩
差獨富閒卽享詩福富卽專詩名是區區者

而竟亦奪之造化亦太奇哉鍾子曰天生異才不有奇福必有奇窮陳餘遺秦將章邯書歷數秦功臣之死曰功多秦不能盡封故以法誅之人主處功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異太易所處之境地時事無非專設預待以窮太易者僅得志於詩乃其輕薄之名所本無者或以其詩與而內行修潔作人之寔不媿古人者或反以詩掩非獨諸生能虐太易

詩亦能虐太易矣聞太易死悔不當習諸生業而竟稱諸生名以死志獨苦矣榮期公以某年月日葬太易某所附兩婦間余姑因太易所自題云云者爲魏長公太易墓志至所稱明詩人魏長公太易之墓數字似嘗題其墓道有同社二三子在也或云太易自題實爲明遺文太易魏長公之樞家人矯太易命爲今稱云銘曰生失職於諸生而得志於詩

女有以自樂也，沒不稱詩名而名諸生。女有以自託也，予手後子存，子手先我朽死而後死者，志子墓後死者之墓之志，烏知夫誰手嗚呼！後死而慮速朽死，而有以不朽也之二者，孰先孰後，孰不久孰久哉！

明奉政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蔡
宇蔡公墓志銘

予不識蔡先生，先生有少子孝廉，爲吾友魏祠部定如乙卯南場所取士。祠部取孝廉以文耳，然爲予言孝廉至性而習於禮，其居先生喪易而戚亦猶行古之道也。介祠部見予南都，乞言焉。客僧舍者踰月，候予閒而不敢請，凡以爲親也。予感其篤，將志先生之墓，不敢苟而已。取孝廉所爲狀讀之，數過而得蔡先生夫狀乞言者事也。居身居官庸言常職，弗之敢忘。志則立言者事也，不可不志其大。

者志其大者而後其言可久也予觀先生論
邊材及對王相語深歎郡邑郎署中自
有具將相眼者而世莫能見其用也因作蔡
先生墓志志曰先生姓蔡氏諱桂別號春宗
家世沛人五世祖楫洪武間以孝廉拜監察
御史累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異政載五倫
書四傳生俸曰竹溪先生實公父以公贈戶
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嘗爲閩建寧簿及折之

樂清丞有惠政配盧氏贈安人生子四公其
第三子也生而端遠明悟嚶嚶古人與兄弟
燕談數以已意於古事有所臧否而伯氏靳
之曰以弟視吾儕異日所就何若公笑應曰
千里內賢俊耳甲寅補邑諸生丁巳試諸生
高等得試南都是時都人士楊太岳李如真
李翰峰輩皆以道德文章有盛名公皆友之
戊午秋遂以易魁南都時年二十有一慨然

經世之志讀書取古人議論徃事今可施行者爲一編苟有用我者以此往九上春官不第癸未謁選得湖廣承天府別駕永州地錯粵西民夷雜處公受事卽有猺洞之亂當事者議勦焉公曰種人叛服不常固其天性勦之如捉風兵與賊聚散不相值而以邊民萬骨代爲封賞狗從來邊患坐此猺性獷而樸可以誠取請得以單騎探其穴致之當事者

從其議卽以其事付公公竟得當而報尋攝道州篆歲饑斗米至百四十錢富民操其急糴者叩門不應公覘知官粟尚餘數千石曰得之矣故秘之不使人得悉其數請於上以貸民不許請出糴許之乃減市價之半予之程糴不得滿石司其最貧者稍貸之富民不知官粟幾何而糴與貸者日有聞焉懼於藏粟之滯且蠹爭出予民糴米價驟平州有被

劫而夫婦俱死賊手者其十一歲兒得脫
日其女來視誣其鄰坐繫者一門八人凡五
年斃其六公立召兒訊之得其狀後真盜獲
人始服時旱天乃雨戊子擢順天府別駕有
清軍之任海內承平久百姓安土往襲伍如
囚多以賄免貪弁與之市聽市人子取代捐
餉以爲常大司馬請下令清勾公曰是無益
徒滋擾耳暫得報罷 皇陵側有居民數十

家久矣中璫利之以爲且蝕陵徙之便公
其不然力請如故越三年晉南京工部虞衡
司主事丁內艱服闋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督
大通橋陸運故事運額日三萬石會淫雨塗
附前使者不及額滯糧十五萬石公承其後
取車戶牛數料之不能如其石之數而計糶
城悔贏不下數萬可餉而代也凡日運萬石
者五之滯者立消尋推崇文門稅不敢取其

羸充長官筐篋監兌湖廣遷雲南清吏司郎
中當市珠寶上䟽謂珠寶奉奩中物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奪百姓衣食之原請省之不報
然公亦倦遊有復褐之志矣遂謝歸有拂袖
滄江問釣稍芙蓉堪製舊時衣之句日與里
旅都諫輩爲文酒之會壬子買舟由金陵
下姑蘇泛西湖而歸構亭於縣東偏之高村
題曰五宜謂宜飲宜賦詩宜待月宜娛老宜

避世也匿迹不入公府庭尹悠然老而嗜學
不與不益安步里門與人言依於義期以德
化人至論古今事勢得失詳而核微而中蓋
其經世之志薄試於郡邑郎署而不得用其
所未足意有所合時一露之爲郎時曾與人
論邊材首舉一巡撫問者疑其人不變通公
曰今邊事之壞正坐人皆變通耳令得一人
持正如此者豈至是乎次及一京兆尹又疑

其取用太濫公曰適問邊材非問廉吏也廉
平可用趙魏老將馬取之蓋釐夙蠹則主持
正破拘讎則急擢廉邊材之選二義始備人
服其確太倉王文肅作首輔時嘗訪以永州
事公斂手曰某作永吏則言永事相公幸天
下何乃問一郡乎夫天下一郡之積也一郡
無事何補於天下然安天下之道不外於使
郡邑無事使郡邑無事在賢守令守令皆賢

則天下雖有事而民不易動民不易動安天
下之道也守令而上有監司監司而上有兩
臺兩臺而上有吏部吏部而上何人也相公
思之而已文肅改容謝之其持論如此鍾子
讀公之狀謂居身居官有公之一體足以為
善士為良吏然獨三致意於諭夷平糴清軍
督運論邊材對王相國之數事者皆國家大
計亦以見郡邑郎署知公不盡志先生者

其大以答孝廉乞言之意而已公生嘉靖
戊五月二十八日卒萬曆戊午閏四月二十
三日距其舉於鄉之年周始一甲子得壽八
十月一元配崔安人有婦德母儀先公二十
八年卒子六人

民部郎少谿祝公墓志銘

民部郎少谿祝公者予同年民部祝孟劄尊
人也以子民部考六年滿封公如其官故稱

民部郎少谿祝公云公爲叅藩子爲民部父

其墓宜有志然讀孟劄所爲公狀槩其心行

福德公非以叅藩子民部父博文人一志者

卽惺年家子亦豈以叅藩子民部父志公也

按狀公諱某字子仁別號少谿直隸常塗縣

人父叅藩公諱某以儀部郎抗疏王廷杖由

督學歷前官有四子元配李宜人應乾舉

嘉靖辛卯鄉試次坤慧而天側室林生應龍

趙生公俱在嘉靖甲午歲計公生之歲其伯
兄已舉於鄉三年矣公生而淵敏吃如有巨
人之志參藩公異之雖其伯兄賢且貴然以
公爲國器參藩公捐館舍公甫十四歲其伯
兄方挾策公車叔兄與齊年猶好弄公居廬
無童心易而戚必誠必信以待伯兄之至參
藩公卒之先二年伯兄已主析其產三之公
退然仰家督鼻息田取其污萊者宅取其楹

隘者臧獲其老弱者佻佻公子見以爲名美
實寒峻耳會歐陽中丞諱必進者參藩公死
友也開府江南特枉節鉞哀臨之呼諸孤出
部署諸婚嫁事公先已議程孺人婚未定厥
祥中丞欲以女女之公跪謝泣曰長者不棄
諸孤下羊舌泣亦猶行古之道也孤終不敢
效子敬離婚事累長者之義中丞知不可奪
長太息去無何伯兄自長安聞訃歸復舉公

前所取三之一者又三之察及雞豚公母子
倉皇徙宅不敢視日寓居青山草堂無忤色
無後言異以積誠於處人骨肉之間有所感
寤服闋程孺人來歸惟布操作佐以薪膽不
與公共寢食者三年公始補邑諸生時伯兄
令成安寄訊達空雨而已公安之曰吾以成
吾兄廉吏耳然匱窮之產寄伯氏吻中八口
嗷嗷惟是日月俯仰從程孺人手口取之迨

伯兄改倅桂陽始惘乎有憐於厥志出其子
請業而公喜可知也久之叔兄卒年僅四十
遺孤九齡一切後事倚辦於公而桂陽公亦
罷歸歸而於先產無所益尋亦鬱鬱卒公慟
二兄之逝二兄各有子公反能以一孤貧諸
生贖之禮諸文學有聲實者爲諸子姪師友
館授衆人不知其自公出也久之羅旣江
先生以理學爲海內祭酒守宛陵聞公名而

召之刺經發難與諸生言常格格不相通至
公則心開先生以爲天授然公爲諸生亦且
倦矣有長男已補諸生而早世程孺人幾不
欲生公每以義命豁之而民部頭顱亦漸出
然善病秀羸程孺人每聞其夜讀聲意哀之
輒自起撲其燈且欲割田百畝爲成均弟子
公曰勿以貲污吾兒且是子終由膠序起其
待之民部尋亦補諸生於試時有利鈍而公

不爲督過曰無益徒頓其興往之氣耳無何
民部果以文受知於鄧銓部心虞王侍御二
國人始服公之知其子而善誘焉癸卯秋民
部舉於鄉公方七十觴客報者至客屬太白
爲壽恨程孺人不及見驗其言耳庚戌成進
士授官民部公勉以盡節官下勿愧清四吏
子孫出督餉潞河有所釐剔大司農李公以
爲古清郎善之然三年中手削牘乞歸視公

者數矣。公止之，勿負知己，尋以考滿封公。如其官，又三年再滿，蓋民部一官以潞河一役始終之，乃得以差取道還里。從大夫後，觴公堂下，郡守何公舉鄉飲酒禮一，要公往爲重耳，不敢以筋骨煩之。然拜手闕廷，無敢失容。見者嘉歎之。嘉平家燕子婿羣集，猶能顧曲。按節和梨園歌，及商探梅送臘，諸韻事獻歲。沾微疾，然神猶王。無何，稍劇，擁衾趺坐而逝。

記子孫奉茗椀環侍，頷之而已。時萬曆戊午正月廿一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午八月廿六日寅時，得年八十有五。公至性仁心，胸懷栩栩然，見於鼻端於榮利，淡如也。嘗啓筭見金一囊，度可半百，秘之以待亡者。數月與所親吳老，餽以微語挑之。果夙昔假榻時所遺金而歸之。村父有甲細人語，懷刃伏莽，司公公乘月以好往，厚貽之。其人不覺自失，曰：吾本

欲甘心子今見子而吾之意也消吾妄人也
不能見子其感人如此家宰馬公鍾陽舊令
姑孰與叅藩公石交數移書招公公謝不往
環青山草堂有田數百畝春夏耕桑秋冬讀
書去瀨水一衣帶耳與武孝廉原文學爲文
酒社不問外事日出無所聞聞亦不解有古
隱者風所居國不言而飲人以和名爲鄉里
善人沒之日已大耋保艾難老人猶惜之配

程孺人先卒生男二長可大庠生娶陳文學
女先公卒次可仕卽孟劍官戶部雲南清吏
司郎中娶方伯頁孫女繼娶某女女一適某
子孫四某娶某可大出某某娶某某可仕
出孫女二某適某某曾孫七某某女某先是
程孺人以癸巳春葬金山麓闕地得二石子
公以爲同穴之兆今以某年月日合厝從公
志也銘曰人有榮名以前後顯公有

前後掩人患其晦公患其闡小子患其賤故筆
實忝公不借名愚賤何覲

隱秀軒文藏集

隱秀軒文藏集目錄

墓志銘二

秋田汪翁墓志銘

司城程公墓志銘

程母咎孺人墓志銘

斷香銘

隱秀軒文藏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兩若閱

墓志銘二

秋田汪翁墓志銘

新安有秋田汪翁諱一渭者至性篤行君子也初娶於蔣有丈夫子四人皆夭獨第三子國政有孫宏嗣國政且死不敢必宏嗣之

後汪氏請於翁必置勝置勝晏氏彼有口
夫子然翁之沒四子皆幼宏嗣顧反有子
人卒襄翁大事而請於子銘翁墓者宏嗣也
宏嗣爲子友繆尊素門人故尊素節錄公行
爲狀尊素者卽江陰繆太質也予覽翁所以
交太質始末卽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
狀公又自有始末其言曰尊素所以交於翁
者戊午歲自北雍改南寓十廟西翁寓亦

近尊素尊素不識翁翁已心先識尊素矣

日呼渡秦淮舟中居然先坐一翁攜兩幼子

太質前詢其姓氏翁笑語太質君非寓十廟

西者乎與君卜鄰久矣我新安汪秋田是也

居數日太質入闈翁械佳墨餉太質佐闈

用且屬勿報謝出闈反於寓未入門見有

延月下者遽引太質裾同入坐日子良苦

從我飲乎通而視之乃向者秦淮舟中翁

明日太質他往卽寄行李於翁寓如其家
比歸太質下第翁前相勞勉君歸必無佳意
興且留止白門有孫頗解屬文近在黃山
至至當執弟子禮卽宏嗣也此翁交太質始
末也其濃淡深淺可與世俗悠悠者論哉故
曰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翁始末也
則曰汪之先自魯徙歙於唐封越國公凡新
安之爲汪者大抵皆其支也曾祖玄齡祖

楷字文盛楷弟文質卽大司馬伯玉父翁

司馬爲季父云父諱道映字奎卿翁生而

輕有奇氣父愛之司馬公亦視如子曰將

吾門初習舉子業以父年五十有倦於家

意乃去爲太學生是時奎卿公居廣陵好

戶外屢滿幸舍不足以內客翁察其意築

圃於城南隅若自爲遊止計者客至則

館之所交盡天下長者若馮祭酒開之

寇爾瞻李太常本寧皆稱之歲已丑大賊
殲相望翁遇其骨卽瘞之爾瞻先生官南
時欲建一漏澤園以收無主之骨翁捐金
百成之家本素封爲淮揚鹽策祭酒屬一
人經紀其事宗人盡沒之或勸翁痛絕其人
且寘之理翁笑曰誤矣失金未足而又絕
人以繼之不兩失乎人以爲名言有友人
逋索者如追寇窮且求死翁代償之人負

而翁代人償其負君子難之戊午冬太質
翁偶晤於淮揚邸中之客衣履相籍有聲聞
其故翁曰予有小圃事速訟兩年餘矣太質
謂翁微人以訟爲俗不勝不已今勝之止
一微人耳吾以翁爲超然者乃亦若此且
構圃捐與客而又與客爭一圃何爲者翁
悟曰予交太質今始得其助乃謝去邸中
所與謀訟圃事者歸新安以某年月日

生某年月日得年若干翁才本辦濟而
行掩父奎卿公忽遭非意之災遜於外者
年翁挺身出白其事乃得白歸徜徉城南
園中二十年竟以上壽考終者翁之力也
親忌日見子姪衣色衣者呵之聲淚俱下
坦中樂道人善不喜舉子業見人長於此者弘獎
勸登或延致之託以子弟如太質其一人也
太質一日攜其孫宏嗣拜我於病榻曰予
汪翁子無與也予不敢以子之文代予寒
情然予有請焉予中年喪子頗似汪翁汪
喪四子已復生四子子其志汪翁墓以旌
仁人有後者且爲子榜樣遠志之銘曰喪
爾子還爾子似以年周而始福德人何敢
比願焉作墓史

司城程公墓志銘

予未宿南儀部之前數年皆讀書客程

門在遊與居之間中間寓新安友人程仲
秦淮別舍者凡一年所性寡交於賢士夫
所識亦不爲人作文然其於程氏賢者久亦
不能不聞之而司城公其一人也恨未與之
交計其人沒且久矣庚申冬病起吾友王大
古持公行略爲公長君景祚所自述者徵于
文志之考其世蓋宦迹鄉評與予在白門之
特不甚相遠其卒以去年己未七月初六日

其時予猶寓仲秩所也予何以遂不與公
交臂而失一賢者是予之過也夫乃力疾
公志其墓以懷之志曰公諱敬弘字思任
州府休寧縣人世居荷池久矣公始愛其名
欲有之故自號曰我池蓋休寧之程始於
晉太守元譚代有顯人明興有子民者五

傳信信四子季鈞鈞又有子四人
夫第子也生而骨重神遠稍長能慎

取子大父奇之以爲將大吾門攻舉子業
治尚書補南京太學生南都本六朝地聲
浮侈且諸生五方輻湊相逐爲勝公曰太
生當矩步方領刺經發義柰何爭清華於
履間乎與二三同志屢勉於學尤留心當
之務曰士無論致身科名卽太學生豈無
籍之日乎吾寧渠能面墻以冥冥決事也於
諸書取東萊博議之截取丘文莊大學衍義

之博手錄成書不敢以文字當之兩司成
器重焉卒業隸事都察院故事文具耳所
在早休沐歸臥時海中丞剛峰掌留臺而
已知慕其風節旅進之暇竊觀記而私淑
已而假歸省覲公家世起鹽策而公父爲
酒時已老授其柄於公伯兄上林公挈家
還公獨依依膝下曰伯出叔處職也由者
弟管俯仰處者代兄供甘毳不亦善乎

寅公父以壽終於里三子皆在外宦窳之
倚辦於公似有先幾云事母益篤居母喪及
而戚一如父然服闋請選得授南京南城兵
馬副指揮卽古司城官也公欣然就焉曰士
人不卑小官進不隱賢言小官不能隱人之
賢如委吏之於會計乘田之於牛羊是也人
云吏隱云祿仕而已高者以自遂其曠而卑
者以自掩其竊豈從來設官意哉且京秩而
得親民者司城也至則推心撫字兩造務
情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鎮靜
靜而事有情法牽掣者雖上官意無所承
求信一意而後已上官亦感其誠低回從
曰司城非有他也今大司空下公尤重之
有盤錯虛懷而問坐語移日退而語人見
司城使人口不敢言貲郎兩字因歎人材
於資格非祖宗設太學教養初意云爾

知南昌晏公傳公折節交之官三載九年
考皆以最上主爵以秩滿例封其筮文林
毋爲孺人旣得請卽乞身歸曰吾祿不逮於
親而有榮親之名官不專於民而有及民
實是吾善息之日也歸榜所居以自勗曰
心無愧天地素行可合神明其勵志如此
前在子舍一切資斧聽上林公調度進林
卒諸嗣昆弟各有所事事始入淮稍親
事會䟽理袁公新條綱法翼鹽政由此振
糧策馬惟恐失時而配汪孺人病彌留急
歸里視之劣得一訣念淮事未就諸郎孺
不諳其本末復馳如淮時炎夏苦熱憂勞
之遂成瘡日進不衰竟不起則萬曆己未
月六日距其生嘉靖乙卯正月二十三日
年六十有五公負至性內行醇備儒而官
而賈皆有條理而以誠心出之伯氏早

繼魚叔之祭躬率子弟酌之勿使其餒仲
病於淮心動馳視之賴以瘳再病復往如
至則後屬續一日耳公慟且悔之一切後
周身周衣旣誠且信而後移書諸姪奉其
歸教其子以經術不爲俗學與人無城府
沒也人思之如喪私親初配曹繼汪皆稱
人側室某曹與汪皆有思齋思媚之資如
之有子而爲公置勝事舅姑得其歡曰天

新婦以逸我汪之撫前母子及庶子知且

見鞭箠則念膚體聞叱詈則戒口業臨終而

屬已子以事父友兄皆不愧爲人婦爲人

之道也固公福德所致耳銘曰嗚呼諸生

而仕學之途在其中矣下僚耳而出處之

在其中矣使人猶謂成均有賢者而不失

人之初意也豈非公平吾是以思其人而

未之逢

程母咎孺人墓志銘

新安有程太學凝之諱開禧者善詩自淮
介友人郝子荆以詩請於予讀之驚歎得未
曾有子荆曰未也袖中又出一小帙予問何
物曰凝之母咎孺人行實也予笑曰程子後
以詩贊予文乎以詩贊文類相從也遂志之
志曰孺人姓咎氏山西大同府大同縣人蓋
淮揚鹽策地秦晉與新安人錯處之狎其

矣父曰思蘭慷慨人也幼竒孺人爲之相
而凝之先子莊所公亦以鹽策居維揚爲
酒有邊商所爲不法坊內商者人莫敢問
辱之市仗之思蘭聞之曰此真吾婿也遂
孺人女焉十六而于歸內外倚辦樵布操
新安俗奢麗孺人曰吾晉產也習於儉不
自變爲奢居數載與共還新安事姑謹病
解帶辛卯舉凝之自乳至衣則大布食則

粟凝之病以身請命愈而就外傳冬夏詩
春秋禮樂人以母也而父道師道具焉孺人
曰兒父脫身千里外歲不一歸父道師道
吾職也吾曷敢以一息道寒責乎莊所公
孺人年三十而心死撐支以效忠貞於魏
而疑之讀書屋梁有立矣旣納室凌卽遣
太學而鹽策舊業在淮如故定省牽掣積
衰疑之頗以隳先業爲憂勉自力復之而

好書購書百卷樓居誦讀日得無以此減產
妨業爲孺人憂孺人覺之曰兒未喻吾志乎
吾向者衣汝大布食汝脫粟固教汝治生者
夏詩書秋冬禮樂此樓中百卷者是也疑之
得放意以從故好而籌畫之事卒不廢焉
客雅士過從不休養賓無缺婦凌初舉
殤孺人頗以弄孫爲念命置二媵教諭詩
婉孌當凌心相以內嘻嘻嗚嗚俱不

之異母兄弟八人服鳴鳩之教相好無尤
無常母先後宛若間亦如之去年秋孺人年
艾宗姻有觴而贈言者孺人曰未亡人散髮
至老敢拜褒嘉以速戾平生素奉佛偶疾遂
不起臨命無他語惟合掌念佛云孺人生隆
慶巳巳九月五日卯時卒萬曆己未年二月
二十六日戌時享年五十一歲子一卽開禧
太學生娶同邑沙溪凌比部子儉公次女女一

同邑呈坎羅太學希任公次子鼎功疑之
先子諱敬巖卽莊所公也予旣志孺人墓仍
力疾刪定凝之詩而歸之而後爲之銘不忘
其以詩贊文之意也銘曰徽有婦晉有女父
若夫俠而賈考終哉文士母

斷香銘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
墓也君諱紉蘭叙州府宜賓縣人大叅尹子

求先生之女也記已酉予以喪子狂走白門
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婿劉郎七歲
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卽今所稱劉
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
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旣歸晉仲見晉仲妹文
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
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由
思思者反是無關係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

於燕由蜀江

峽由峽入江由江達

迴烟日爭讓舟行遑緩可以爲家得一

意爲

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於此或

全於彼有絃聲正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

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清峻如病葉偶然從

風而墜或中霄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於地

如暗泉之阨於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

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

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矣
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槐中
所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頃之卒年甫十九
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
才而爲我友友而爲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
以爲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丈夫才而鬼瞰
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
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乎
求友乎悼亡乎能尋香於落葉暗泉之間而
跡其所終也乎噫

隱秀軒文藏集

隱秀軒文閣集目錄

祭文一

告雷何思先生文

祭同年彭用九文

告亡兒肆夏文

祭譚太公文

祭同年龔圓甫文

祭白門告先靈文

隱秀軒文閣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祭文一

告雷何思先生文

歲 萬曆三十九年秋九月一日夷陵 雷

太史何思先生卒於里第其門人鍾惺有使

蜀之役取道夷陵謁先生則是月之二日也

先一日遭值者於途有傳先生訃音者叱馬唾罵以爲作是語者狂邪入其里門先生家有持刺逆者非先生刺也疑焉駭焉進使者問故噤不能言者食頃曰予何爲是惘恍者悖邪登先生之堂不見先生哭焉奠焉已自意曰茲帷內帷外堂上堂下剪紙樹旒籍籍紛紛者夢耶其心不敢信而以爲似狂似悖似夢也口不忍言而直以爲真狂真悖真夢

也使竣反楚蜀之路作如是想者三閱月再過夷陵省先生之母若室撫其嗣搜其遺文若書終不見先生乃稍悟先生亡也則冬十一月二十日矣始爲辭以告 先生之靈非歌非哭不能成聲其辭曰嗚呼某於先生所得至今日者不可謂非座主門生之故矣然直可謂座主門生遂能有今日乎哉記去歲六月與先生廬溝別去遺某書曰從來座主

門生不爲少矣吾兩人覺別有神情別有契
合豈往劫中互相師友乃有今日邪又寓書
某所知曰鍾伯敬清遠而曠今世界似少此
人嗚呼某何足以當此然此豈一切座主門
生之言哉某與先生稱師友年餘相聚不數
月月相晤不數日日不數語然先生每借論
文之因時以德業學術國是人才劾反人外
之旨微言挑我以觀其應某時有痛痒偶中

機鋒相覲粲然一開先生之口處而汗不至
阿亦時有所不必合先生不惟以爲不必合
而且以爲相成吁嗟乎蓋真有古師友之道
焉大要先生期我者遠而某亦以期之求我
者備而某亦以求之先生負蓋代之才與志
與格與識與氣骨以聖賢豪傑自任其於經
世出世度世處處着脚無不以爲立可就而
某私心愛先生至報先生深於先生廣處

欲其要高處恒欲其實大處恒欲其精孤處
恒欲其定銳處恒欲其沈銛處恒欲其厚透
處恒欲其涵奇處恒欲其渾察先生平日神
意議論似恒服膺趙學士大洲者嗚呼時事
至今日非用大洲時哉予過大洲之鄉讀其
書想其人精神志學原委指歸多與先生合
今世頗知惜江陵不知思大洲而某恒慮先
生異日爲大洲萬一失足而爲江陵欲俟見

稍定交稍久時稍暇率胸懷以語先生吁嗟
某蓋自揣才術短無用世之具命相薄無生
人之福先生有其才其志其格其識其氣骨
感激酬知欲一效之先生也今年二月居燕
某病矣病而垂絕自謂不復見先生矣以者
親後事屬密友國家後事屬先生爲書一紙
遺先生略曰私情說不得言國事卽私情也
方今景象底滯痠蹶已成一不快世界中

虛虛度之運數必有快人居其間勢必用上番更張露一番精采恐必將有一等傷元氣之人與傷元氣之事迎之虛虛之身迫以金石有速斃耳大賢處此當平心深慮大費調劑其幸而起書亦不達嗚呼區區一念無亦慮先生異日當事極則必反矯或過直或予作是書訖密友骨肉摩足飲泣而予頗慘然無怖無挂顧笑諸泣者曰今雷先生在此

必不爾爾嗚呼某遺言已就而竟不成死先生暴死而不遺一言聞先生知某來誅茅掃榻遲我半等而不肯延之數日世之膚立色取奄有時名者名歸利遂然且至百年而先生斬於數日死而分香履顧妻孥囑田宅者彌留之餘厭厭刺刺語不可了而先生速絕使不得一語先生不分香履顧妻孥囑田宅可以無語使先生得語語當有可傳者嗚呼

人之云匹邦國殄瘁天何輕奪先生之身而
重留先生之言哉以人道世法論先生在堂
在室在身後者可悲可慮居多二三子當爲
先生一計然先生嘗察其喪子而感一日問某
日子以爲數百年前名賢子孫在今日者能
盡識其祖考姓名丘里乎予曰不能先生曰
更數百年後吾與若子孫亦復如是嗚呼先
生能作是語度人必能自度某不以此恩先
生記去歲先生憩報國寺長松下二三子從
語及大道之要或曰世緣未斷恐礙大道先
生曰大道何必斷世緣哉道念深緣念自淺
必緣盡而後學道是世終無學道之人也某
以此一語抹平生退轉之根某嘗自歎讀書
一過少會其意不能再讀先生曰不求甚解
欣然忘食是何意象予試參之其要言不煩
轉語相逗率此類使某得再見先生言所欲

言聞所欲聞寧渠止此然某所欲言於先生者如塊填海石補天雖不得再見先生猶得述其意以告先生某所欲聞於先生者如餓者於食病者於醫今何處呼先生哉嗚呼先生其亦聽之矣

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入都客死於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爲之會祭

周身周衣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某獨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淮達於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束芻絮酒哭君之靈曰嗚乎痛哉天乎子今長已矣余弱冠與子同時受知於溫陵林明府而同紉於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於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故自如子剛腸悃性高視闊步知子負絕人之

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俗太峻齒敬者
存之戒余恒私爲子篤憂之而公爲子與言
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
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恒慮子非攝生
之道余恒劑以疏緩子亦稱我數月不見喜
愠之色自以爲不余及譙讓僮僕恒爲余一
霽怒知子以我爲子西門之章而余性疎子
能密余性闇子能察余性情子能警使吾治
生居職終身與子俱可以無欺余未嘗不以
子爲吾安于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
而又疾且有非意想于者吾以瑱爲規戒子
忍以居辱恕以御下壽以養生晦以銷婚無
已而移書友人轉屬子智者舉事勿爲親厚
者所悲而爲怨妬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絕
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中子生不有
命在天乎何親何妬何悲何快乃使子客死

輿尸痛哉痛哉丈夫不死牖下使婦人行天
固當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
何可奈何子遺孤六人當有成子志者余輩
今日偃蹇青衫身自寒士姑不能授人以手
請無以口惠詭子以子之靈後死者異日稍
能自振見子諸孤所不下羊舌之泣心力所
可盡使有如彥昇兒冬月葛帳遭父友於道
者生何面立天壤死當何以見子地下乎子
之靈葬當不遂隨肝臂朽腐化爲異物曷
聽而記余言

告亡見肆夏文

自八月十二日至廿五日見肆夏蓋亡十四
日矣口念兒名心憶兒事兒言目想兒形
存兒聲兒紙墨未乾本汗未燥席温未寒
迹未滅謂兒在後園書房也謂兒往新宅看
大父母也謂兒行遊街市未歸也謂兒遠

郡邑應有司試也悅然不省兒亡時時聞
母哭聲於帷聞裁楮招魂爲兒作冥薦出循
廳事有七尺之棺在廡有素幄食器在几有
亡兒樊倩秀才之靈八字在靈牀上乃始疑
兒亡也兒真亡也哉於是不得不以兒爲亡
者而呼之而招之呼其乳名曰首哥哥首哥呼
其名曰肆夏肆夏呼其字曰樊倩樊倩汝直
吾兒乎非吾兒乎兒死有靈乎無靈乎死而
去乎未去乎去而復來乎不復來乎來有驗
乎無驗乎汝生而美好强健聰慧老成沈深
縝密孝慈淵睦方正磊落汝雖生年十六已
具生人之體較之行屍走肉鼠首豺心生無
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與世所詛其生而利其
死者萬萬矣予年十九而生汝汝數歲而露
神鋒十三歲而補諸生矻如巨人十六歲而
試諸生高等試歸八日而病病十三日而卒

使我奄忽遂年三十五汝愁我苦我誑我期
我閃我亦足矣我前世今生何孽何冤於汝
而使我至此乎自汝生後汝弟妹十人皆孱
抱天殤爾筋骨如鐵玉色金聲素強無疾無
短折相日者孳言汝大貴大壽至死堅言汝
不死使女相不當死命不當死而卒死使予
茫然不解正女之巧於愁我苦我誑我誤我
閃我者也縱汝當死汝弟妹十人豈皆如十

芥如猪狗不是以贖汝一死彼造化者胡爲
贖我男女者十人囊之以去而未收其長且
賢者乎忍矣忍矣汝炯目疎眉修膺映麗
在度世出世不可一世今閉汝以七尺之棺
使材巫里咸剪紙招魂加汝以亡人之名汝
甘之乎汝受之乎欲不甘不受得乎冤哉痛
哉子散落曠澹人也於世無關係見女不
不情好弄亦好讀書廢眠食忘寒暑不由

督不由師訓妄意爾爲功名熱中之人且精
勤詣鍊家事時務熟悉如老人又謂爾可以
託身託家託世使予得以遊戲文史逍遙玄
寂詎知爾好道奉佛喜爲世外之論方外之
游暗室中夜禮斗焚香持日月齋禁行之數
年不倦此豈書生學子所爲乎而又厲禁侍
者不予知籍使予知之豈遂效常父禁女所
爲且廣汝以世外之論導汝以方外之遊乎

予女死乃知之平時病時未得細細叩汝
汝何以道情自待而以世情待我也我每於
游戲時察女形神悠悠忽忽若有所忘瞿瞿
落落如有所記疑汝有宿根病中歷歷口道
往因有倫存眷有原有委脩然了無挂牽似
老衲面壁後知去向者世人憐女惜女痛女
求其故而不得私意汝是再來人人去且復
返故處欲以斷予悲吁嗟予亦何能不悲女

爲再來人不可知汝世緣尚淺罪孽未深天
性孝慈阿鼻泥犁不能到處明矣女入泥犁
吾不能女拔女往天堂吾不能女留若猶受
生人間在人間爲人子與爲余子等予爲汝
父與他人爲汝父差快女病中以速化爲奴
反真爲樂予執手告汝縱是再來人彼太白
子瞻輩豈不是上界西方來者遊戲人間數
十年何必計六年而去乃爲再來人乎汝

唯曰可奈何可奈何見不去見不去爺呼我
我在招我我來今化去十四日矣了無聲迹
且不入我夢兒何健忘而不信也豈汝性靈
真爲天曹冥司執不得來抑受生人間也汝
以汝爲非我子今人寄居人宅十六年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去後寧不一寄聲謝居亭生
人乎汝縱不能如顏畿之返魂獨不聞顏况
喪其子十七歲神魂不散况悲思不已

以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
十不作多時別子聞之哀戚誓再生顧家
而果然記前生事不爽女誠能再來女就
因照管本性不樂昏宦必不强汝以人世之
樂虐子以人生之苦同汝爲世外方外之遊
女若往生人間未必有如此父受如此快樂
若果爲天曹冥司留汝不道汝持片紙上往
天曹下往冥司哀籲苦情未必不放汝來世
如不放汝來汝念我當免求宅神祖先及冥
中親眷報汝下落或天堂或地獄或生人間
令我不念汝我手跡女能識我文字汝能
取兒其聞之

祭譚太公文

時萬曆四十有二年甲寅歲冬十有一月
子十有二日庚申爲我念湘譚老先生
之昔先二日戊午其子之友鍾惺借

謹以生芻絮酒之儀酌其靈而自茲養其
詞曰人情交其子必重其父而予與公自爲
交也人情愛其子因而重其子之友而公自
能重予也公豪朗人也內具識鑒當公在日
諸郎君皆幼公長君友夏少年意廣喜交遊
不屑有所擇客至公之門登公之堂者公不
言而客不能自匿友夏不能爲其客匿客不
能自匿友夏不能爲客匿而客不敢類至公
之門登其堂久之使友夏不能復爲不澤然
予過友夏公欣然飯予僕芻其馬聽予與友
夏言及友夏過予又飯其僕芻其馬歸而問
予與友夏何言也記公病時予與公外甥李
長叔過視公公不以病爲苦不以不諱爲憂
衣冠喜出迎酣暢謔浪之聲達於外而公歿
八年矣公歿殯八年而不必葬八年申子官
五年不必歸歸不必不出不必值公

葬而又復出今得從容執紼受其靈若有所
待而不知此正予與公自爲交及公自能重
予之效也公達於生死者今日登公堂不復
言哭公猶若見公出迎而聞其酣暘謔浪之
聲者吁嗟斯深於用其哭者也公其笑而聽
吾言乎

祭同年龔圃甫文

嗚呼圃甫神明淵靜曰德曰言出于慧定楊
子語我子終于正居廬死孝沒寧存
去期豈無修証以此靈心達其至性子言至
樂匪獨賢聖惟樂則生樂卽其命彼西彼四
於死何吝彼不求死斯義可訂子今胡戚生
趣遠盡人之無年聰明弘淨取精用物忌早
忌盛豈後死者其根皆鈍笑而問子子不能
應子亦不應予亦不問嗚呼哀哉

白門告先靈文

嗚呼惺客白門五年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
靈也亦非以弟姪在家足供蒸嘗而魚菽之
祭客中遂不必設主也惟之在白門也客也
年年欲歸歸而率弟姪拜於家祠且暮事耳
作且暮之想而不敢爲歲月之計則亦何忍
請先靈於數千里外勞其往來於且暮之頃
哉不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其爲年者五
矣今且守官於此矣官則不同於客去住不
能自主雖不敢爲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且
暮之想哉用是於今歲小除之夕暫爲位於
惺官舍請降臨坐如在家者然嗚呼禮以義
起情由禮申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沒則迎祀
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於
靈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

隱秀軒文閨集

隱秀軒文餘集目錄

題跋一

鄭季卿採木行引

自題詩後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誌冊子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三則

題默公廬山結社卷

題酒則後四條

隱秀軒文餘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題跋一

鄭季卿採木行引

或曰鄭子少年儻才不得志而爲瀘州倅鄭子蓋以官爲戲者今觀其採木行感事刺時何言之絕痛而悉也豈其身事中者耶以

是知鄭子非以官爲戲者也歌行指目時事
與他作微異要在雜以風謠俾可觀採若少
陵春陵行是也彼五言也近李獻吉有土丘
莖豆餘干等行則七言然篇差短鄭子累千
言無顧瞻湊泊之勞吾以見鄭子詩法焉然
三殿災本以示警而採木以三殿爲名開推
紛紛又以採木爲名由是言之三殿雖勿災
焉可也

自題詩後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
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矣
憮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爲此語非我不
能領子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
欲殺子當甚於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
用子語子持子語歸爲子用吾異日且用子
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

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不讀書不作詩文之語則彼能爲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爲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用長叔決不以我爲非正使以我爲非余且羞之矣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觀古人全詩或不過數十首少或至數首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其中散漫不傳者不無或亦有人乎選之不則自選存其所必可傳者而已故精於選者作者之功也向使全者盡傳於今安知讀者不反

信明之譏乎予喜誦鄉先達魯文恪詩文
成官燕曾從其孫睢寧令乞一部欲選之爲
湯嘉賓太史索去遂下果予子譚友夏選刻
之金陵至九十首矣談矣予讀之喜焉敬
焉有弘正名家所未能入其室者使予讀文
恪全集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刪選之
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心目爲之潛移
而不知然則友夏雖欲不爲文恪功臣固不
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後之選者不必
如友夏若之何予嘗與友夏言矣莫若少作
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
談何容易哉

又

詩文多多益善者古今能有幾人與其不
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也
皆能勿作卽作而能不使傳使後之

有其全決不止此之疑思之惜之猶有有
不盡之意焉若夫篇之善矣而不能使
不善者不傳於後世也後人厭棄而善者反
不見信此豈善者之計者哉故夫選而
後錄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
者又次也古人所謂數十首數首之可傳者
其全決不止此若其善者止此而此外勿作
正予所謂作其必可傳者也此其識其力也
今又能有幾人乎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新安程朗仲異人也生而慕仙道好精物
至破產苦身不悔忽有仙人神附之自稱
供奉李太白先生落筆爲詩文無一近語
非世俗神言比也書法精甚真草惟意筆
出於鍾王又持妙於畫自云從王中丞學
古洞澹遠情法爛熳予親見其用銅入

二尺從者長尺有咫竅從者之兩端裁餘
兩人微用指掖之以作書畫游移墨池中
悠然亭亭然想見古人用筆運腕之妙非
而已也又前於袁廣文小脩齋中問予姓
極服予所選詩歸謂不錄清平詞三絕爲
其虚心如此凡此皆文人事也又書丹於石
作真書首楞嚴經一部予聞而稽首言曰世
之論太白淺者以爲文人深者以爲仙然
嚴經中以文士爲應類猶墮傍生仙則
是矣報盡仍離六道夫文人學仙與仙人學
佛其願力不甚相遠太白仙去千餘年而
筆墨金石爲人間作佛事蓋文人之業以
懺之仙人之業以佛懺之其精進何有窮
予又聞人有死而修仙者其法曰太陰鍊
太白死而歸依淨土是亦佛法中之太陰
形也益愧予之神其詩文書畫者之

明仲書楞嚴經自度度人其亦曰有此破
苦身不悔之志豈惟作仙進而佛焉可也
太白佛心也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財
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
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苦不相值者
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

脂篇籍者造化之精神浚膏脂以洩其精神
此其於事理兩虧之數也人不能甘而造化
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貲財之所以益
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著書
甚多所緝三吳越中雜志事辭深雅心力精
博蓋地史之董狐也募刻於好事者而多不
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揚子雲作太玄蜀富
人贖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今開口向人

出下策矣况言之而不應乎錢受之日今天下俚詩惡集闐咽國門此其剗之費豈非賢財所爲乎予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無損於精神而徒用其膏脂虧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忌也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題跋之文今人但以遊戲小語了之不知古人文章無衆寡小大其精神本領則一故其一語可以爲一篇其一篇可以爲一部山谷此種最可誦法如書贈韓秀才則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禮義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書胸山雜詠後則曰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間胥次釋然

聞者亦有所勸勉書鮮洪範詩後則曰今觀
鮮長江之才可謂困頓州縣者也使之學不
盡其才名不聞於世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
過也跋浴室院畫六祖師則曰人有懷道之
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跋東坡畫石
則曰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晉文公
出走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
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
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
以不王也跋東坡書則曰學問文章之氣鬱
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書贈卷後則曰學書
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
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遂
少只是俗人耳跋自臨東坡和淵明詩則曰
翹叟屢索此卷恐爲人盜去夫不疑於心物
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昔季康孫

患盜孔子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
哉書贈陳繼月則曰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
要路跋范文正公帖則曰用筆實處是其最
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迴腕皆入
古人法度中跋王荆公禪簡則曰余熟視其
丰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
世之偉人也書舊詩於洪龜父則曰龜父筆
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於
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
書嵇叔夜詩與姪榘則曰視其平居無以異
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題元
聖庚富川詩則曰聖庚以王事行忘鞍馬之
勞而以詩句賞江山可謂能不息者也題楊
道孚畫竹則曰庖丁解牛梓慶銷鑊與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同一樞紐題張仲謀詩後則
曰用意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第故聲和平

看山各題跋當以此數條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而於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合所以爲妙

又

東晉崇尚任達膚者題之曰韻曰不俗其濫而無檢至謝幼輿極矣然石頭對王處仲數

語勁氣直節足以折亂賊之萌陳玄伯不能過之正黃魯直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不得古人所以不可奪而漫然竊其任達之似以求韻求不俗豈不遠哉每讀蘇黃游戲翰墨中忽出正語使人肅然敬戒凜然不可犯輒以謝幼輿事忌之惺又題

題默公廬山結社卷

謝監自許生天在後成佛在前蓋緣胸中

慧中文人四字耳此四字尚未能出脫遠公
安得而不拒之哉予嘗笑文士自視太高而
佛以爲應類未離六道向公飲酒賦詩采菊
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爾時已置身廬山之外
茲山面目久落其眼中矣遠公欲其入而措
眉不肯夫惟不肯遠公所以益欲其入由此
觀之世之求入者皆遠公之所不與也天下
事有機緣莫不皆然老默視社中諸人於陶
謝二公何居吾亦以觀老默所謂二兒之優
劣乃樂衛之優劣也

題酒則後四條

一之神觥船騰錯雜杳囂喧神一亂便減歡
情加以矜莊更離真境善飲酒者澹然與平
時無異其神閒也曹孟德臨戰如岡欲戰
水之役安石以圍棋賭墅對之飲中何可無
此神宇

又

二之氣禽之制在氣故能以小伏大酒場中
若無雄入九軍之氣卽百船一石喉間不無
茹吐之苦余嘗持巨觥向座客搏戰一時酒
人色奪而平日傲杯訢爵之人亦頓自鼓舞
思奮酒場有此差亦可廉頑立懦

又

三之趣沈湎委頓不爲不苦而昏夢號呶亦
復安知此中之樂無飲中之苦而有其樂惟
妙於醒者知之至於出沒有無半酣者尤得
其妙太白云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此爲
徒醒者言耳妙於醒者反是

又

四之節惟酒無量不及亂從心所欲從容中
道聖之時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居然孔氏
家法直以自然故能妙中

題血書法華經

每見頂骨念珠血書經爲之骨驚古名宿不
難以其身徇法堅人信心如此持此心以事
君親剝心捐脰可也此卷是僧元明所書序
爲 仁宗皇帝親製皆書御諱惺嘗謂佛法
尊信本朝最有力而其迹不露大聖賢作用
與前代梁唐之主不同

隱秀軒文餘集

隱秀軒文餘集目錄

題跋二

闕聖教序廟堂碑聖母坐位四帖

跋坐位帖

題吳康虞逸初堂法帖

書所與茂之前後游處詩卷

題馬士珍詩

題胡彭舉書贈張金銘

題靈谷游卷

題胡彭舉爲蔡敬夫方伯畫卷

題仙游潭

題焦太史書卷

跋林和靖秦淮海毛澤民李端叔范文

穆姜白石王濟之釋叅寥諸帖

題所書再至金陵詩於烏絲箋冊

書茂之所藏譚二元春五弟快手札紀

事

題宋榻黃庭經

題五弟爲予書游牛首古詩三首

書所作中元三疏卷

跋先師雷何思太史書卷

跋袁中郎書

書宋板世說新語

題祖像碑記

題邢子愿黃平倩手書

題貝葉書

跋黃大癡書

題為軒文餘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題跋一

閱聖教序廟堂碑聖母坐位四帖

古法帖無妍拙放斂其下筆無不厚者厚故
不易人所以能傳試取古帖中數字極朴而
無態者一臨之才覺有一二分似處即佳矣

而彼其朴而無態者自如人反不以爲佳此
所謂厚者也吁豈惟書古人作文作事莫不
皆然甲寅三月十九日守風湖口閱此四帖
偶及之

跋坐位帖

唐人學書最重右軍蓋以旭頗素狂其合處
往往有十七帖情法是以無佻古之習今觀
魯公此帖無一筆不從蘭亭聖教中出雖極

勁逸而筆墨內外隱隱吹隆常有裝裹宋人
書似多祖子敬米覺尤甚然吾師雷何思太
史平生多做米書而予所臧手札八道筆筆
出於坐位然則今之從佻下處求米者又似
未覩米書者也夫米書乃云飛翥沈著矣

題吳康虞逸初堂法帖後

吳康虞刻逸初堂法帖自二王以下皆從墨
蹟鈎出雖刃初發劔而玉未離璞深淳可愛

康虞精心裁鑑又妙莊嚴鈎刻必購好手然
吾聞童太史嘗語人云吾寶鼎不如戲鴻蓋
戲鴻刻手頗樣兢兢尺寸不逞筆意俱在而
寶鼎出吳中巧匠以意爲鋒務求刻露其於
淳古之意或反失之予深味此語夫得不在
工而失不在拙合之于守而失之于變遠近
雅俗之間有難言者康虞其曰意審之

跋所書米元章閱書帖示友夏

余嘗謂不善書人不宜輒書他人詩文示人
非直避小史之譏書他人詩文觀者便略其
詩文而專求其書隱然以書家自處故不敢
耳余書他人作實從此紙始適友夏見過觀
老米此帖喜其文詞工放故錄此奉寄友夏
方寓書詫余真書之進見此勿曰此吾驕灌
夫罪余矜局時時有之或有以自信初非人
言所能驕也

書所與茂之前後游處詩卷

予已酉與茂之晤金陵也予往庚戌與茂之
晤燕邸今年壬子與茂之晤於楚也茂之往
游覽樓託皆以日月計合離三番寒暑四易
茂之客于山園出此卷索書前後詩予後日
之視今日詩也進退去留不可知但由今日
視前日詩其慙悔者多矣強書之作聚散中
一部年譜可也

題馬士珍詩後

予既爲詩贈馬郎矣頃之其從兄金吾君來
言馬郎能畫匍匐時畫地作山水右丞云前
身本畫師此說非也良是山水宿因未盡心
惟日想故習復生嘗聞畫者有煙雲養其胸
中此自性情文章之助昔人怪孫興公神情
不關山水而能作文明山水之與文章相與
也世未有俗性情能作大文章者馬郎其

在山水間發爲文章事業自當入妙寄語
師勿以爲戲而戒之藏脩餘日使之伏習
家亦可消閒止逸異時子衰不出遊馬郎讀
萬卷書行萬里路後應作真形圖寄我山中
鼓琴動操四壁皆響是馬郎相對時也辛亥
十月八日止公居士題

題胡彭舉畫贈張金銘

此金陵胡彭舉寫寄予者也予所得彭舉畫

頗多而彭舉每爲予作畫輒多人外之致此
尤幽澹蕭遠癸丑金銘與予并晤都中向予
索此幅予捐以與之金銘慕彭舉不得見與
予見而輒易別見彭舉畫及予姓字與予爲
彭舉題此畫者如予兩人日接乎其前也先
師雷何思太史有言人生第一樂是朋友第
二樂是山水朋友則其人也山水則其畫也
金銘之欲有此幅也畫耶人耶金銘索予

在燕爲癸丑春予之題成而寄金銘也予在
燕邸金銘在濟陰官部爲是歲夏六月十二
日也并記其年月通

題靈谷遊卷

吳康虞出靈谷卷見示是胡彭舉最得意之
筆蓋壬子夏五月與林茂之胡昌昱譚友夏
同遊各有詩歸而圖之者也予于靈谷五載
之內凡作兩遊一以巳酉秋末值我將歸一
以甲寅春初爲今始至暄淒旣異詳略不同
各有一詩紀之聊書於後以當題跋兩遊與
予皆同者獨茂之五弟快皆不與者爲彭舉
昌昱友夏有與有不與者則康虞及商孟和
展畫誦詩雖皆謂之同遊可也

題胡彭舉爲蔡敬夫方伯畫卷

敬夫勤懇人其立身居官是陶士行一流而
於一切韵事如書畫之類獨涉其趣金陵

彭舉與今南水部胡公爲至交胡公則敬夫
同里至戚轉乞胡公彭舉之畫自可徒手坐
致乃敬夫必從數千里外裁書贈詩儀物秩
然而後敢乞彭舉畫此敬夫懇處也彭舉感
其意爲作疎林幽岫長卷夫彭舉作畫原以
怡情其與人亦以酬知潤筆二字豈宜以此
待之然彭舉清貧高士吾輩作官寧可專借
交遊顏面欲以空言徒手坐致其所以怡情
酬知之具彼縱不言歎不愧於心乎此非惟
涉趣之不真亦作人取予之苟也吳人王亦
房百穀幼子也嘗爲予言張伯起晚年索其
尊公爲題像贊具錢二伯文取酒曰老友不
當以筆墨事空累之前輩人意思如此

題仙遊潭

此子瞻少年書骨氣全出顏清臣筆反老而
變非若世所傳子瞻書使人望而知其爲子

瞻也使人望而知其爲子瞻者蓋子瞻之
節而非其全且至者也記中題唐刻天王鬼
神飛仙像而悲其不爲世人之所觀採今此
書已不甚傳楚人令盤屋者榻以遺余然則
世間妙跡雖得文人題筆猶有終沒且併其
所題而終不得傳者其得傳者幸也

題焦太史書卷

惺生平不喜無故而求見海內名人蓋以角
申競傲龍門虛慕自是漢末一段浮習師友
不得力處全在於此至秣陵焦弱侯太史猶
欲一見其人已酉惺以計偕過秣陵適先生
謝客未遑求見而去甲寅正月以使事舟泊
龍江例不入城予楚人兼之作官不時至而
都而先生亦且老矣不知此生終得見否也
此卷蓋予官京師從友人吳康虞乞書者予
已子請假還止寓南都始得見先生蓋

七十有八矣其顏面間常有嶽瀆之氣其人
也沐浴經年爲益不少先生亦深始知然
然予未忍乞其片紙禮云老者不以筋骨
禮夫筆墨關乎精神又何止筋骨而已哉
之求見人而乞其詩文及書者非必能知
賞之也不過曰吾已見其人吾已藏其人
文及書而已是以齒德人形神供我名根
不亦人已兩失乎夫行卷自未相識前而
乞之者難在旣相識後而身自乞之者
吾於先生之書亦保其難者而已矣

跋林和靖秦淮海毛澤氏李端叔范

穆姜白石王濟之釋叅寥諸帖

古人作事不能詣其至且求不與人同夫
人不同非其至者也所謂有別趣而不必
法之合也寧生而竒勿熟而庸夫若是則

矣今觀此數帖其人皆不若

而皆似其人烏呼似曰不同萬曆丙辰八月二十六日舟發潞河感茂之此卷跋之

題所書再至金陵詩與茂之於烏絲箋

冊後

李長蘅遺予烏絲箋一百張皆手自界畫者非惟公緻亦朋友心力所存交情之所存也
用之一年幾盡僅餘此數幅不忍妄用之書所作再至金陵五言律若干首與茂之藏

庶不虛此紙耳其攝山諸作及舟中鵲巢等篇皆與茂之同作者別書有宋紙卷此卷之與也萬曆甲寅春二月惺識於繡溪舟中

書茂之所藏譚二元春五弟快子札

一道紀事

古今成大事其寄跡微陋事成之後有不告人且不欲人之告于我者非獨王侯將相書畫詩文莫不皆然特其業成之後人

其盛事絕然而此一段遂不能傳於後世
有五弟快慧而朴重幼以無母失學卽家
亦不以文事望之記甲辰十月譚友夏過
日爲客作書予弟從旁凝視頗篤友夏察其
意之近于書也書古詩十九首使之影摹
肖當其時友夏書法不如今日遠甚而已
然弟師居之不疑矣後友夏精力詩文不
厝意於書而吾弟以數載專愚服習奪巧

不知於古人何如知友夏之自謂青不如
久矣今有譚及吾弟學友夏書者吾弟不
而友夏反不免於慙如淮陰封王後容有
漂母談其飯王孫事者信不諱而漂母反
之諱耳今觀此二札雖皆兩人得意之筆
青與藍亦自易辨吾弟畫手入妙曾師茂
而茂之今似避席然吾與友夏詩來世非
師之者而吾兩人自若師吾兩人者亦

苑夏之精力詩文而於書法似不免中意耳故曰其術不可不慎也時萬曆丙辰七月二十日鍾惺識于燕邸

題茂之所藏宋楊黃庭後

古法書無論墨跡卽真正舊榻皆有一限淪元氣難入手處予幼苦於書幾不成字借黃庭楷本近人者學焉伏習未久欣欣有所入自以爲庶幾得之今四十矣見茂此本使人學書之意頽然欲廢此遠近難之分也時萬曆四十二年正月晦日惺識於濡須舟中

題五弟快爲予書遊牛首古詩三首

茂之後

魏文帝見曹洪牋知其爲陳孔璋筆與書之洪荅書置辭仍出陳手未數行便云琳琳琳作報琳頃多事故自竭老夫之

請至此輒大笑腹痛不能終篇予性不
池每有篇章恒遣第五弟代書而不
有頗覺真率己酉三月二十八日過茂之
天闕三詩相示茂之極喜乞書狹幅張之
壁次日歸命少弟書之書罷手題此聊以
首云爾

書所作中元二疏卷後

予自作二疏而不能讀況書以示人手
愛其聲情沉切可通九幽忍痛書之仍屬
置案頭令予再見也

跋先師雷何思太史書卷

雷先生書從膽識出其落筆停筆具見豪
之氣非書家比也惺與先生分義如此而
前自手札數通外不得其半紙意以爲後
得先生書非難辛亥惺使蜀將訪先生思
且齋佳紙數通以往而先三日先生有

異人筆墨得之有命雖窮子不能強之
其他乎此紙蓋庚戌六月先生將出都予
林茂之乞書者也書成于同年中有極好
生書者從茂之手攫得之茂之窮子爲賺
還焉向使予以自爲計者爲茂之計則茂
亦安得有此書也丁巳寓白門偶過茂之值
其他出從架上抽得此感而識其本末

跋袁中郎書

詩文取法古人凡古人詩文流傳於鈔
印者皆古人精神所寄也至於書欲法古
非墨蹟舊榻古人精神不在焉今墨蹟
存者有幾因思高趣人往往以意作書不
法古以無古可法耳無古可法故不若直
高趣人之意猶愈於法古之僞者余請以
中郎之書實之夫世間技藝不一從器具
者有巧拙從筆墨出者有雅俗巧拙

俗不可強也中郎沒才十餘年其書又不可
今展卷深思若千百年古物乍見於世是
故請與書家叅之

書宋板世說新語

余老於讀書而家不畜古善本非惟力不
購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一古善本價可飽
士數家吾其敢破之哉不敢破因是以不
讀吾懼其以不敢破之故廢吾讀也故

畜之雖然世之不讀書者其中決不愛且
今見新安程仲之所購宋板世說新語
讀而愛敬之心從紙墨生以此書筆舌
對之如典謨然夫如是則亦不患無讀之
道矣安在古善本之能廢吾讀也吾力不
購姑以此自解耳然宋板書紙墨亦不必
妙未有淵靜貞妍如此者又聞王弼州
漢書今亦在新安某家嗚呼人何可

題祖像碑記後

盜業與殺淫等不與而取假而不歸充類
盜此祖像缺失之因也其始借臨或供或
豈皆有盜心哉愛而欲有之以至於此守
弱求不敢拒還不敢詰彼此因循無盜心
有盜業實可憐愍聞大司寇陸公光祖官
都時每一借臨解帶爲質一曹郎爲罰人
數軸歸多年矣公馳使至其家取還今尚
和修其一也豈獨護法保持益不忍使人
供且施之故流入盜業而拔之此其念何
哉惺旣刻其始末於石命守者揚之有借
者隨與一紙雖求不拒還不詰可也

題邢子愿黃平倩手書

微獨書凡夫操之一人而能爲可久者其
神學問必有一段不敢苟不肯輕爲同者
嘗見前輩不必盡學書至有文章名天下

作字不能成形者有一人爲之則遂入古人之室何者皆不爲而爲之自一人則受命獨用志一其所以可久之道常鬱鬱然森森然立于筆墨之中而遊乎其外不息則久誠之所爲也觀秦京所藏邢子愿黃平倩二公札悟此理焉今遍地皆書家而古人書法已亡無他同而不求其至叩之以精神學問四字而茫然不心吾有以知其爲苟道也古書

家斯邕鍾王其人皆北產不在江南今言書必稱江南以江南人遍地皆書也試叩之以精神學問應者幾人哉乃齊得一人焉卽爲子愿蜀得一人焉卽爲平倩齊與蜀固不必夫人而爲書也受命獨則人不能同用志一則我不敢苟雖欲不久而不可得也誠之所爲也

題貝葉書

貝葉作畫意之所至偶與物觸筆墨從之而無所本後亦不必以爲法惟是留之至今守而無失故可念也物無堅脆以所託爲壽天此爲上海朱氏家藏留玩累日題而歸之

跋黃大癡畫

今年春胡元振携一小幅畫見示以爲元人筆視其題款曰天鵬爲悅道寫天鵬不知何許人印曰施翥私印天鵬蓋翥字也余購得

之謂天鵬爲元人與否不可知其爲黃大癡以後之人之筆無疑矣何以知之其筆體既韵妙得大癡之微又以知今之學大癡畫者皆未見大癡畫者也無何乃於人家見大癡一小幅與天鵬畫紙既不殊其尺度亦復無爽位置點染肉師友淵源居然可想余又購得之其題款亦曰大癡爲悅道寫天鵬時公乃因大癡得之彼悅道者其人蓋鑑藏家

此二畫不知何時別悅道他往往更幾地幾
人而同時入余手其分合因緣有不可思議
者欣慨之餘爲記其事

隱秀軒文餘集

隱秀軒文成集目錄

說一

畫龍說贈王生南游

夏梅說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闔

說一

畫龍說贈王生南游

邑 王生畫龍戊申春持友人手札覓作南

中貴人書爲南游資糧而以所作畫龍一幅

餉余客戲語余曰生其以子畏真龍故持其

畫者示子耳予謂好畫龍亦復不易昔張僧繇
繇畫龍不點睛或令點之疾雷破壁飛去使
葉公見此能無反走邪南中八稔尚書畫工
者價或等於詩文且畫之用或不減于真甚
且過之今夫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竹一禽
一魚一蟲以至竹籬茅舍斷橋坳垣草衣芒
躡人見其真者如未之或見也一入名手點
染好事者卽成佳觀以此知真者細入畫則

重真者恒入畫則奇真者近入畫則遠子第
工真畫者何必真卽如今人作詩文自詫名
家其遠神遠體時似恒似寧渠能起古人而
肉朽骨使之言笑步趨余以爲人巧之極錯
以天工不過如顧陸寫生止耳由此觀之世
固鮮有真者皆畫之類也子第工其畫者何
必真也

夏梅說

梅之冷易知也然亦有極熱之候冬春冰雪
繁花粲粲雅俗爭赴此其極熱時也三四五
月纍纍其實和風甘雨之所加而梅始冷矣
花實俱往時維朱夏葉幹相守與烈日爭
梅之冷極矣故夫看梅與詠梅者未有於無
花之時者也張謂官舍早梅詩所詠者花之
終實之始也詠梅而及於實斯已難矣况葉
乎梅至於葉而過時久矣廷尉董崇相官南
都在告有夏梅詩始及於葉何者含葉無所
爲夏梅也予爲梅感此誼屬同志者和焉而
爲圖卷以贈之夫世固有處極冷之時之地
而名實之權在焉巧者乘間赴之有名實之
得而又無赴熱之譏此趨梅於冬春冰雪者
之人也乃真附熱者也苟真爲熱之所在雖
與地之極冷而有所必辯焉此詠夏梅意也

隱秀軒文成集

隱秀軒文成集目錄

辨一

李長吉詩辨

隱秀軒文獻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兩若閱

辨一

李長吉詩辨

杜牧李長吉執友也叙長吉詩曰賀且死嘗
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二十三首今二
百三十三首具在則長吉詩無逸者矣其

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及
從賀外兄搜其逸者且恨其以風怨悉授堰
中不亦紛紛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
失寸心知况如賀等者皆於心的有所據而
於世一無所與者乎夫以於心有所據而於
世無所與之人死而授其友之知我者以詩
詩止二百三十三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
者必矣乃不足以定長吉詩而必欲別傳其
所不欲存者甚矣無識者之禍人詩也然則
授賀詩與恨其授者其爲庸人無識則同要
其得授堰中則長吉之幸而二百三十三首
傳於世而無一字之下者皆長吉文章之神
之所爲也若長吉者已所不欲有雖舉世之
所欲其傳而必毅然自去之者也

隱秀軒文律集目錄

書事一

書放鹿事

紀夢

隱秀軒文律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書事一

書放鹿事

家畜一鹿醫云可用合藥或曰此山麋也無益予亦不忍誓不殺芻粟之者數月肥且馴矣將之都慮其失養也命童子放之野又

其復爲人所得擇山中去家三十里者放
始驅之去不肯去途中眠而起起而眠者
數至山中命驚驅之令疾走度不及者久之
乃已其夕童子止宿村舍明日將反命則向
者所放之鹿在其前焉尾童子之後也以歸
鍾子曰予於放鹿事惕然悟感應之幾焉若
鹿之還也生於放也夫其畜於家也食其食
安其處可以不求放可以不求放而必欲放

焉者知其將殺已也人之能爲放已者必不
不能爲殺已者也知其必不已殺而又食
其食安其處無自養之勞無索羣之苦則亦
何必求放焉集頸之鷗狎而復驚之生而之
殺也入山之鹿去而復還之殺而之生也生
殺之念轉於中而去還之變應於物感應之
幾豈不微乎顯乎然子入都終慮其失養也
將必求一必不殺者而與之是予所以放之

之意也

紀夢

乙卯六月予出典黔試廿一日之夜宿葉縣
夢白雲先生陳昂來謁貌不甚老瘦年可六
十四五冠衣質而不敝蹻不襪耳予步送之
館一寺中謀衣食居處之爲終焉之計問其
年曰癸卯已謂予曰子從此後則當贈我詩
予曰旣爲子作傳足矣曰當進於是予覺有

愧色復問其生平自集中往還姓名外更有
何交則俯而笑曰朱百朋予未及問其人遂
寤纔合眼復夢之乃問朱百朋何人子何以
與之遊而不與之詩則又笑曰何交乎就食
耳予惕然其意之不苟與其不得已盡此兩
語予復問其逸詩何在及卷首門人長于用
偉何人皆不及答而寤惘然恨其語之不
則候人傳呼達於寢矣憶戊申歲十月

八日爲亡友魏太易作墓誌銘成越二十
日之夕夢予處泉寺中若京山觀音巖者太
易緩步從甬道入徑就予揖謝作志銘夢中
予知其已死也因謂予曰吾死時甚無所苦
予曰子見譚友夏爲子所作傳乎答曰譚作
尚未寄到蓋譚作傳爲二十四五日事俱用
太易遺命爲之噫文之達於幽其期之先後
與作者遲速相應計此世界去冥途亦非五
六日所能至也才思之靈而篤如此

隱秀軒文律集

隱秀軒文集目錄

偈一

攝山偈

并序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隱秀軒文呂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偈一

攝山偈

并序

甲寅正月三日辰霽登攝山頂焉蓋至攝山之三日也寺僧戒凡者猶夫僧耳予未之與語也頃之子從壁弄中望江聞其語者

爲江右人問其郡曰吉安其邑曰永豐始問
其姓乃曰鍾氏爲恭愍公同四代孫蓋予先
世亦吉永豐人也時同遊者爲新安吳康虞
惟明閩商孟和家梅林茂之古度弟居易快
僧無息茂之忽從主上見聯句云暮鼓辰鍾
驚惺河山名利心

佛號喚回苦海夢迷

人與予姓名點畫波撇絲毫不差蓋鐘鼓之
鐘作鍾驚醒之醒作惺神或告之矣相與驚

心動骨爰書其事係之以偈仍書一卷孟和
爲圖命凡公藏之山中作異日一段公案而
胡彭舉宗仁聞其事爲予寫此卷詩自疊道
巖以下皆是日作而先一日有攝山道中及
明月臺白鹿泉三詩并同遊者題詠皆書左
方偈曰

千錯萬錯 兩字偏錯 千錯萬錯

兩字不錯 我名我姓 明明道破

我面我目、頭頭借過

戲爲遠觀和尚下火偈拈其語爲起句
世法如此久住何爲咄自了漢爾來爲誰靡
寄忒付靡去不辭三負逋二舍宅他之僉云
勇決撒手當機懷寶走疾遲則或知漸遠安
步諒莫我追添薪颺燼一夥鈍師厥有憨公
名憨則宜幸無明眼質此頭皮牢籠一世宵
遁盡歸冤頭債主對面難欺賊後安弓我言
似遲肯來明此證佐在茲不然牛馬多生無
期灌灌告爾是大慈悲

此偈似屬翻案語近唱謗然實悲其燈
之不傳也達師聞此當爲慟哭示吳康
虞居士轉致澹居憨山二道人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心云何一念云何力無限悲歡在此一滴解
瓔共誠獻珠同疾

隱秀軒文呂集

隱秀軒文調集目錄

頌一

歆口施食頌

隱秀軒文調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頌一

餽口施食頌

大慈方便度衆生於六道中無不入內秘菩薩現鬼身宛轉乞法而救苦以權顯實獲利益我觀面然真菩薩雖具無量憫濟心不吝

如來無畏力譬如仁吏覩飢民賑助糧亦
國王投誠叩闕不易達適值阿難大弟子破
穎破心恐未至而示一切怖畏相又如國醫
挾秘方不覩奇疾不輕與以此現示飢熱身
發其悲惱治療意佛眼觀見其狡儉是以默
識而微笑以狡儉而行悲願亦爲佛心之所
許佛蓄良藥候因緣是以當機卽施付在在
世世登座者則皆如來所分身萬談同灌甘
露汁面然滿願而歡喜稽叩阿難謝世尊世
尊心酸始悲淚空諸地獄盡成佛乃爲如來
之滅度有如王政暫賑饑終非樂利之本願
然此面然之功德六道生生同頂戴我觀面
然真菩薩卽以焦面鬼王證若云面然真談
口焦面亦非觀世音

隱秀軒文陽集目錄

贊一

郭建初像贊

謝在杭像贊

葉太公像贊

崔徵仲像贊

吳康虞像贊

王永啓像贊

自題小像

沈全吾入叅像贊

徐生像贊

蘇弘家中丞像贊

畫靈壁石贊

鄒公履像贊

隱秀軒文陽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贊一

郭建初像贊

淳去匪癘戰勝匪虜爲俠爲儒將安居問

不語請示阿堵

謝在杭像贊

贊一

女豈必弱清豈必約夫是故墮焉寬博國
丘整以占憂樂世烏知其所託我視我癯匪
駭爾碩視于欲笑鬚眉領諸彼變彼殊誰
置爾傍我題則及之附爾彫彰

葉太公像贊

交翁子未識翁子癯然翁則豐形所異神所
同豐下有後子貴且賢所不足者不至大年
唯天福善而亦思全有子步

視我

用憂之恐其太肖

崔徵仲像贊

子處閩天萬里子來燕旣見止共長安數見
難披子像意亦歡吾是以遲遲其題而不子
還

吳康虞像贊

此康虞居士也吾前未見子之笠之袖而棕
其履也而今笠矣袖矣棕其履矣然吾猶

王子之神明於未笠未衲而棕其屨也子
我山中乎請告吾所以

王永啟像贊

永啟小像作秉燭夜遊圖蓋六七年前
所爲丁巳正月鍾子客金陵出而索贊
於是與永啟別八年矣感而題之曰
始吾見其太美幾不以爲王子矣王子曰子
試思八年前之爲王子者與此似不似也乃
瞿然復以爲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雖吾與
汝秉燭之遊又烏可已

自題小像

萬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
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
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
欲以此止也胡子曰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
者胡子也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
所以簪紱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紱矣
如是而有溢思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
汝瑕疵戒之哉視此野服杖松下者念茲在
茲

沈全吾大叅像贊

神蒼蒼如木在霜煙日潤之不輟其芳骨暑

暑如石在水苔藻繡之其章有斐嗚呼君子
哉文質彬彬詢仰之次不敢求之於今日也
曰古之人古之人

徐生像贊

鄒彥吉先生客

余日侍愚公先生之側而必見徐子胡先生
之高嚴一日無徐子則不喜觀其容洵柔慧
而溫美然其傲然於寒梅枯石之下又若然
其高嚴之旨兀然獨坐察其目意所

先生之動止嗚呼先生之不能言也
予也意蓋以此

蘇弘家中丞像贊

於戲是其儼然者厲耶溫耶日擊之斯須而
已存口道之累月而不得一言蓋惺之去公
近者目也去公遠者口也悠悠忽忽在前在
後於戲其人之天又安能爲吾筆舌有耶

章晦叔像贊

元次山有言于進之客勿遊退谷爲人厭者
勿泛杯湖吾幼而見晦叔三四十年矣觀此
紙如新接諸目此不爲人厭者請賜杯湖一
曲獨吾以于進而自號退谷又手茲山澤之
容吾以此愧夫晦叔

畫靈壁石贊

吾聞靈壁以音見賞畫則肖形厥音安往聽
無聲天際之想

鄒公履像贊

公履索予贊而義不受諛贊曰
彼姝者子使人不敢以爲美則世所謂美矣
夫者支離僬僥而巳嗚呼彼是因彼

隱秀軒文陽集

隱秀軒文雲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闕

銘一

扇篋銘

藏汝逸汝汝曰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
之能終其天年哉

竹鎖銘

并引

銘一

闔上杭人斲竹爲鎖堅澤如銅機發如
之子畜其一銘曰

綠芳猗葳兮蕤華兮皖鑰兮管如冠斯籥籥
敢勿諾

又

勿金火箭則可用視體審閉啟脆乃生愛後
金剛壞

鍊鉢銘

井引

鎮江鍊工某不葷冶鍊爲鉢不貳價價
則飢僧僧徧沾遺子一具銘曰

有鉢青王黑四際以鍊寫之蓋此意潤州古
塔矧厥類攻金之工夫幾氏齋焉後鍛價不

貳北固衛公鍊塔今猶在
用月支王建塔供鉢事

開天容墨銘

彼蒼蒼闇而光曷雲煙生古香光匪白闇匪
彼蒼蒼其正色

瘿鉢銘

吳康虞有瘿大受手木質石文中可坐
佛其實鉢也口占銘焉

豎則龕仰則鉢所受多所取約

又

出云則食入云則坐舉示世尊世尊曰可

夢中硯銘

乙卯予在黔閩中夢吳明卿先生示予

一硯曰此李伯時物也左方有銘爲伯
時自書

玉之理全於此